



月光城 散文

庚子入山（外一篇）

阿占

前几年,我手上还有闲钱的时候,就矫情地想要远离人群,住到郊区。地产商适时抛出了墅式生活概念,独栋买不起,联排买不起,六联也买不起的时候,叠墅出现了,就是那种六联上面再来个六联的意思,我等终于可以入手,于是,在离老城区20公里的地方,我也住上了伪别墅。

难却城山,难却城山啊。房子是从山脚开始的,沿南麓爬升,渐至撒满东西两腰。这难免有破坏自然之嫌,好在地产商小心翼翼,借势造势,山的骨架没有变,天成的奇石还在,植被果木茂密处,房子都是绕行的,不曾有大面积杀伐。一股老泉眼,一座老寺庙,据说建于唐宣宗,重修于明宪宗,也都被完好地保留下来。

人得此山,开门关门皆为深处。低密度间距,白天很少能碰上邻居,夜里静到可以听闻一根针的坠落。大多数时候,我和孤星说话,和山风聊天,和刺猬八卦,和雀鸟对唱——似乎离神仙日子真的不远了。

当然,若无一颗在野之心,也是住不下的,毕竟大多数人无法消解寂寞,又不懂得享受孤独。我亦如此。过去的四年,每年细细碎碎住上几日,便逃回了城中心,继续享受或憎恨那些油腻和嘈杂。再说了,社会人总是诸事繁多难以脱身的,工作,约饭,赶场,拆台,起哄,凑局……根本没有整块时间容我坚守深山。

庚子年改变了这一切。工作在云上,人与人在路上。庚子年不但重塑了世界观,也让人类自动断舍离。本来就

是嘛,不必那么有钱,不必富得流油,穷一点慢一点又何妨,这样的话,资源还能耗费地慢一些,世间万物都是有定额的,用完了,就用完了。

如此这般,我在山里踏实住下,是啊,何苦狼奔豕突,优雅不顾。

空山不见人,极其节省口罩。我养成了晨跑的习惯。沿着山路的迂回,每天六点半,都会碰到两个男人,一个往北,一个往东,一个随身外放《天龙八部》,另一个是《三体》。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之间。我们分别埋头跑着,关注自己的呼吸。实在躲不过了,就对一对眼神,笑一笑,当空抛问一句,十公里?八公里。五公里。

“天下武术之中,任你掌力再强,也决无一掌可击到五丈以外的……”听《天龙八部》的男人从我身边跑过。

“这场漫长的战争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,现在仍然胜负未定,虫子并没有被灭绝,它们照样傲行于天地之间……”听《三体》的男人从我身边跑过。

除此之外,山里的早晨就只有鸟鸣了。喜鹊,黄鹂,乌鸦,斑鸠,布谷,白头翁……偶尔也会碰到杜鹃。我们跑着,彼此之间并没有进一步了解的愿望。但又因为彼此的存在,而让跑步这件事情变得不再那么枯燥。

“弱小和无知,都不是生存的障碍,傲慢才是。”没错,听《三体》的男人常常会多跑上几圈。

与树同居

路有多老,树就有多深。老树是老路尊贵的象征。在青岛老城,凡是以法国梧桐为

行道树的地方,都是最初的市中心。连接区与区之间的过渡性道路上,则站立着白杨。19世纪末期,德国人以“槐叶片”为设计思路,即一条干路的两侧又分出了许多支路,支路的行道树均栽种刺槐。

我认识城市里的树。我还想认识山里的树,这才把画室搬到了小珠山南麓。

山里的树不一样,它们追着水源长,随着光照长,沿着风向长。山里的树不像城市里的行道树那样,侧立在主干和分支上,淹没于机械的喧嚣声中,每年春天来临之前都要被修剪得老老实实。

山里的树才能称为真正的树。就像随心而活的人。在小珠山南麓生长着天然次生林。黑松、桃树、刺槐、板栗、毛白杨,正在用根系箍紧泥土,将叶子飘扬在明亮里,以无限的方式亲吻着山居生活。

画室在山里,也在树的中间,推开窗,不是山,就是树。树与树握于当空,山势再跌宕,也要搭建起圆拱形的宫殿,这才是树们唯一专注的事情。每天早晨,我都要走一段山路,沿着堪堪醒来的山体,一边拜读树的长夜叙事诗,一边倾听鸟鸣之谏,咕咕,咻咻,啞啞,啾啾,都是我打开天光的密码。

与树同居的日子,以节气而知天理。

树的每一次生发与坠落,繁茂和干枯,都是富有仪式感的事情。比如,惊蛰前后总要下一场雨的。一场久违的雨启发了所有骚动。天地间好像被安置了一个重启键,携带着复苏的指令,斜打着,纷披着。山体的气

味也繁复起来。我甚至嗅到了野草返青一般的精子味道,又或者子宫的芬芳。总之,每一种气味无不泛滥而浓郁。山体深处传来响动,看不见的水流正在通往神秘的暗黑系殿堂。

与树同居的日子,以花开而知轮回。

一片云,半山雨,清明风,再过一个白天一个黑夜,经了阳光的照耀和月光的抚摸,接下来,便是满树花了。连翘,角堇,梅,海棠,樱,桃花,杏花,杜鹃,重瓣棣,蓝花楹……只要有土壤,哪怕是山岩罅隙,花儿也会拼命伸展根须与枝叶,为自己赢取一个春天的盛大。到了晚秋,山风会把些花树吹瘦——山风所过,远在百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的传说和经验,华美又俭省,凛冽又混沌。冬日一到,只有桃枝是红色的,柿子树、核桃树、山枣树、栗子树都在向着色彩的深处沉入,显露岁月的冷峻和铁青。最好来一场大雪,神降下旨意,山林用骨骼承接。

与树同居的日子,以孤独而知天涯。

每一次穿山林而过,我都遇到了仙人指路。“仙”是“人”与“山”构成的,历代仙人隐于天地山水之中,求索超验的意志,风骨悠悠,大处落墨,成就了人生的造境和运笔,我不得不再次诵读——庄子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”,孟浩然“北山白云里,隐者自怡悦”,王维“襄阳好风日,留醉与山翁”,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谢灵运“林壑敛冥色,云霞收夕霏”,欧阳修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”……

在《清平乐》里,按说皇帝赵祯与皇后曹丹姝三观一致、审美趋同,本该珠联璧合天造地设,皇帝对皇后有欣赏,有敬重,也有理解和怜惜,皇后视皇帝为理想爱人,或说既是理想,亦是爱人。可不是冤家不聚头,帝后一直在相爱相杀。每次皇帝去找皇后,或议事、或闲聊,也有和谐温馨桥段,可更像是一对情投意合的老友,怎么看也不像情人。在处理亲密关系这件事上,皇帝自然有问题,他偏爱骄横跋扈的张娘子,伤害了夫妻感情。可曹丹姝的问题是故意“不好好说话”,导致最后都会不欢而散。

每当遇到意见不合,曹皇后就会“整顿衣裳起敛容”,行大礼,“臣妾任由官家责罚”,其实言下之意是“你也知道我明明是正确的,你却不听,那好吧,我也懒得说了,我认错还不行吗?”,其情状不是认错,是赌

气,是谴责对方“你糊涂”。于是在第50集里,皇帝终于爆发:“你就不能好好听我说话吗?十多年了,一言不合,不是祖宗家法,就是臣妾任由官家责罚,你口中的臣妾有罪,其实是在说陛下昏庸!”

那种委屈吞咽的神情、自怜自艾的语气,传递出一种更强烈的指责和否定,多数人听到这样的话,不是偃旗息鼓,而是更加火冒三丈。如果曹皇后不是这么每次都大义凛然的,而是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需求,像简爱对罗切斯特的直言“你以为我贫穷、低微、矮小、不美,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?”这个环扣或能解开,毕竟皇帝每次去找她,除了欣赏她的才华,也是情感上想亲近她,而不是一次次被愧疚绑架。

让最亲近的人愧疚的人,也不是为了让对方难受,就如同曹皇后,她掩藏在自怜自艾



月光城 随笔

赢了道理,输了感情

肖遥

之下的最深的诉求是:“我想要你爱我。”她的终极动机是在自我保护,用道德谴责的方式来让对方心生愧疚,而后达到自己的诉求。谴责别人,激发对方内疚,看似维护了自己脆弱的自尊,实际上是破罐子破摔的隐性撒泼。皇帝看透了皇后的这一招,他反问她:“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吗?”这句话从当事人嘴里说出来很残酷,换句话说就是“你想要我爱你,为何不能好好说呢?为何要用自我惩罚的方式来惩罚别人呢?当你试图让我感到愧疚,只会把我推远而已”。

皇帝说过一句气话:“你居然以为谁会喜欢一个活菩萨!”换成现代人的话就是:“你就像个法官一般,不断审判我的罪,我在你面前就像个罪人,哪个罪犯敢和法官靠近呢?”最终皇后的目的达到了,皇帝每每想

起她的忍辱负重就觉得对不起她,但是这种内疚激发绝不是爱,顶多是补偿。甚至当愧疚感太沉重到无法面对时,都会选择逃离,挣脱所谓“正确”的枷锁,躲开那个让自己内疚、沉重、窒息的人。

旧时代的女人羞于启齿自己的欲望,说不出“我想让你爱我”,尤其是皇后,致力于把自己修炼成德才兼备温良贤淑的后宫领导人,深深掩埋起自己渴望被爱被关心的心思,藏得太深,自己都找不到了。人要先尊重自己的欲望,才谈得上对其它人真诚。在亲密关系中,当一个人总是振振有词手握真理,貌似无敌,动辄用道德绑架他人的时候,她不知道自己赢了道理,输了感情。就像曹皇后,拿起审判的武器的时候,她不知道自己失去了更珍贵的东西——亲人之间对彼此浓烈而真实的依赖和信任。